

從秘魯大選看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發展

王建勳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今(一九九〇)年六月，南美洲的秘魯舉行大選。結果出人意外的日本第二代移民藤森(Alberto Fujimori)擊敗右派民主聯盟的瓦加斯(Vagas Ilosa)當選為秘魯總統。藤森的當選，不僅顯示秘魯選民對傳統政黨已不信任，更反映了日本經濟力量在南美已產生政治影響，令大多數選民對日裔秘魯人寄以厚望。可是當今恐怖主義、毒品泛濫、經濟危機以及通貨膨脹等四大惡化因素正在襲擊秘魯。七月廿八日甫宣誓就職秘魯總統的藤森，如何克服這些難題，挽救各種危機，不僅對他個人的成敗是一大考驗，並且對秘魯的民主政治，甚至整個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發展均有深遠的影響。

壹、秘魯的歷史特徵

在十六世紀以前，秘魯就是印加(Inca)帝國的政治中心。當時印加帝國的版圖，除秘魯外，還包括今天的厄瓜多、玻利維亞、阿根廷和智利。十六世紀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國以後，在利瑪設總督，仍把秘魯作為中美洲南部及南美洲全部殖民地的政治中心。一直到十九世紀秘魯脫離西班牙殖民統治，成爲一個獨立國家之後，才縮小到今天的版圖。①今天的秘魯位於南美北部，與厄瓜多、哥倫比亞、巴西、玻利維亞和智利接壤，西瀕太平洋，領土面積一百廿八萬五千二百平方公里，僅次於巴西和阿根廷，爲南美第三大國。

拉丁美洲結束殖民統治以後，已產生極爲複雜的種族和社會問題；不但社會結構仍停留在封建大地主制，亦建立了半封

註① Allan R. Holmberg,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oday*, Harper & Brothers, New York, 1960, pp. 64-66.

建以及種族不同所形成的階級差異。所以由歐洲移民與印第安人、黑人及混血人之間嚴格劃分的社會與經濟制度，發展成兩種不同社會與經濟系統。只是其他南美洲國家所增加的人口大多是來自歐洲移民，而秘魯則是歐洲移民較少，印第安土著一直佔多數，種族問題較其他國家為嚴重。②當今秘魯二千二百萬人口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南美印第安血統，百分之五是黑人，其餘百分之十是白人。少數白人一直代表著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擁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廿，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農民有百分之八十沒有土地，農民大部份是印地安人和混血人。土地集中經常引發農民暴亂，亦是後來發展成共黨動亂的主要根源。

秘魯獨立以後，由於安第斯山脈邊界未定，而與鄰國發生多次戰爭；如一八七九年對智利戰爭（秘魯與玻利維亞聯盟對智利作戰，又稱「太平洋硝石戰爭」（一八七九—一八八三年）、一九〇一年與巴西邊界衝突、一九三二年與哥倫比亞戰爭。因為秘魯長久對外作戰，其經濟受到很大損害，為解決經濟和財政的困難，十九世紀末葉至廿世紀初，不斷向外借貸，而導致以後美國資本源源不斷的流入秘魯。礦業本為秘魯的經濟命脈，但是美國資本逐漸壟斷了秘魯石油、銅、銀等礦產的開採，甚而亦壟斷了農產品的產銷。遂興起反對外資的工、農民運動，而成為南美最早發生民族主義的國家。所以早在一九二四年即由托雷（Victor Raul Haya de la Torre）領導創立第一個以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主張礦業國有化，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宗旨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③從一九三〇年代以來，此一跨國性的民族主義運動一直與維護美國利益的保守派軍人處於勢不兩立，經常引發政治衝突。因為保守派軍人經常依附美國，發動軍事政變，獨攬國家政治，並代表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實行壓制，而使秘魯的政治逐漸走向兩極化發展。④進入一九六〇年代，共黨勢力崛起，共黨武裝叛亂助長政治衝突與社會不安。軍方要擴張軍備鎮壓共黨動亂，秘魯首先引起南美國家軍備競賽。⑤招致美國削減對秘魯的援助。且因美國「國際石油公司」（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在秘魯開採石油已有半個世紀之久，石油國有化的爭論，引起秘魯軍人態度產生很大改變；一九六八年十月，秘魯軍方因不滿政府與美國「國際石油公司」之談判，取消該公司所積欠之稅款，並准許其擴大活動範圍之有利條件，乃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貝隆德（Fernando Belaunde Terry）政府。⑥陸軍司令瓦拉士柯（Juan Velasco Alvarado）在政變後第六

註② *Ibid.*, p. 67.

註③ *Ibid.*, p. 72.

註④ 王建勛，認識中南美洲，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出版，頁二七〇—二七四。

註⑤ 同註④，頁二七五—二七六。

註⑥ 王建勛，中南美洲政治論叢，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年十月出版，頁四九五。

天，即沒收了「國際石油公司」所有的油場和財產，並以砲艇攻擊在秘魯沿海作業的美國漁船。從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五年，瓦拉士柯發動民族主義革命，使用極權統治，欲推翻秘魯長久以來依附美國的經濟政策。^⑦他推行石油、電信及銀行國有化、限制外資活動、推行土地改革。但是結果不僅造成美、秘關係惡化、外交孤立，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而引發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的羣衆大暴亂，終於他被另一次軍事政變所推翻。^⑧

貳、一九九〇年的秘魯大選

一、大選前的經濟危機

瓦拉士柯被推翻以後，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之間，曾被軍事政變推翻的貝隆德又兩次當選總統。他在長達九年的執政期間，實行自由經濟，大量增加公共支出，因而對外借貸和技術依賴增加，又恢復外資壟斷的局面。隨著國民經濟的衰退，國家稅收來源減少，只靠貨幣發行和借貸來彌補赤字。並且由於對付共黨武裝革命的軍事開支增加，更加重了財政的負擔，造成以後秘魯通貨膨脹的惡化。^⑨

一九八五年四月，由左派政黨支持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候選人賈西亞 (Alan Garcia) 當選總統。雖然賈西亞領導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不再像以往那樣的強烈反對帝國主義，政策大致已趨溫和，但是他的經濟政策仍很混亂。左右政策不定，內閣不斷改組，一九八九年一年間即換了四位經濟部長。他曾提高工資、創造就業，但是外債的重壓，每年要償付外債的利息，即佔出口收入的百分之十。外匯短缺，而又無法獲得新的貸款，一九八七年底，財政赤字更加惡化。此時大部分的銀行已實行國有化，物價一直被凍結，然而一九八八年的通貨膨脹率，每月上升百分之百，利率亦直線上升。一九八九年的通貨膨脹率已高達二七七五%。最近三年，秘魯的經濟已被通貨膨脹所拖垮，國家無法徵得稅收，亦無法獲得國際間新的貸款，外債及外債的利息停止償還，因而國際金融機構都與秘魯中止來往。^⑩這使得通貨膨脹更無法控制。在大選前夕，秘魯的外債高達兩百億美元，通貨膨脹率達百分之三千，國庫現金赤字達一億五千萬美元，糧食、燃料、水電等都面臨缺乏的困

註⑦ 同註⑥，頁四九五—四九八。

註⑧ 同註⑥，頁五八。

註⑨ *le Monde*, Oct. 10, 1989, p. 43.

註⑩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 Andean Group*, June 28, 1990, p. 4; *le Monde*, Oct. 10, 1989, p. 43.

境。政府不再從事公共投資，經濟成長停滯，國民所得下降到一九七〇年的水準，資金大量外流，秘魯經濟已面臨崩潰的邊緣。

然而秘魯是南美洲唯一曾接受蘇聯軍售的國家。一九六八年秘魯的民族主義導致與美國關係惡化，而使蘇聯乘機向秘魯輸出武器，從一九七三年以來，蘇聯已裝備了秘魯大約半數陸軍和空軍，並對秘魯提供約十五億美元的援助。^①一九八八年蘇聯已無意提供武器和援助，一向對美國本無好感的賈西亞轉向美國求援，美國並無立即的反應。在秘魯人民日益貧困當中，迫使賈西亞只有請求聯合國協助救濟已在饑餓中的七百多萬人，約佔秘魯人口的三分之一。

二、大選結果評析

秘魯憲法規定，總統任期五年，不得連任，賈西亞總統的任期到一九九〇年七月屆滿。因此按規定在一九九〇年七月以前應選出新的總統。秘魯總統選舉是分兩回合投票；如在四月八日第一回合選舉無人獲得過半數選票，即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於六月十日再進行第二回合角逐。^②因為這次大選，選民大多期望新的總統未來能解決千瘡百孔的經濟問題，所以在這次總統競選中，各黨派總統候選人的經濟政策、政綱就顯得異常重要，倘若經濟政策立論不當，即可能失去選民的支持。

在第一回合投票前兩個月，秘魯各項民意測驗皆顯示由「人民行動黨」(Acción Popular)、「基督教民主黨」(Democrata Cristiana)以及「自由運動」(Movimiento Liberación)所聯合組成的右派「民主聯盟」(Fredemo)總統候選人瓦加斯(Mario Vargas Llosa)在第一回合即可獲勝。而執政黨「美洲人民革命同盟」所推出的候選人阿爾瓦(Luis Alva Castro)，聲望雖然不差，但他是代表賈西亞已經失敗的政策，號召力不強。兩個左翼政黨「聯合左翼」(Izquierda Unida)和「社會主義左翼」(Izquierda Socialista)的總統候選人皮斯(Nery Pease)和巴蘭迪斯(Alfonso Barrientes)均不足以影響瓦加斯的地位。而打著「九〇改革運動」旗幟的日裔獨立派人士藤森(Alberto Fujimori)在競選之初本無藉藉之名，選民對他還沒有深刻的認識。但是第一回合投票結果，藤森却獲得二四·六七%的選票，超出了左翼的皮斯(六·二%選票)、和執政黨的阿爾瓦(一四·五%的選票)，而與右派「民主聯盟」瓦加斯所獲得的二七·六一%選票相差無幾。日裔藤森以黑馬出現，使得整個選情出現變數；原本預期可輕易獲勝的瓦加斯遭遇勁敵。

註①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22, 1988, p. 3.

註②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 Andean Group*, May 24, 1990, p. 1.

等到六月十日第二回合投票時，出人意外的日裔藤森後來居上，以獲得五六·三三%的選票擊敗瓦加斯（三三·九二%的選票），而當選為秘魯總統。¹³

藤森是在秘魯出生的第二代日裔，其父母是日本九州人，一九二〇年代移民秘魯。他的妻子亦是日裔秘魯人。現年五十四歲的藤森原是農業工程師，曾出任利瑪大學校長，並無從政經驗。他這次以獨立派的形象參與大選，以「九〇改革運動」的口號走向中下階層，以照顧貧民為訴求，而獲得一向被白人壓制的印第安人熱烈支持。藤森不論在政治和資本上都難以和瓦加斯一爭長短；瓦加斯的右派民主陣線具有完善的組織架構，充沛的人力，在競選中已凸顯其實力，甚至用數百萬美元作競選宣傳。¹⁴相反地，藤森則出賣自己房產作宣傳費用，他的助選人員多是義工和貧民。¹⁵在這種情況下，藤森當選總統頗令人吃驚，即使藤森本人亦料想不到會當選總統。既然在實力上相差懸殊，無法相比，何以藤森又擊敗瓦加斯，而成為南美大陸第一位日裔總統？這似乎與秘魯的社會、經濟與種族等問題的背景有密切關係，頗值進一步加以探討：

(一) 瓦加斯的經濟政策不利貧苦大眾：瓦加斯是著名小說家，但却具有代表資產階級的色彩。因為他太過重視當前秘魯的通貨膨脹，而以巴西總統克勒（Fernando Collor de Mello）的緊急經濟方案為藍本，提出一個挽救經濟危機的計畫。他呼籲選民讓他實施秘魯的「克勒計畫」，進行稅制改革、大量降低政府開支；包括取消各項補貼計畫、裁減公務人員、出售國營企業、推行自由市場經濟，並退阻無法支撐的通貨膨脹。¹⁶問題是解決通貨膨脹是秘魯人民所樂見，但是巴西總統克勒的緊急經濟方案已使巴西人民吃足苦頭，却非秘魯人民所願接受，在經濟早已嚴重衰退的秘魯，倘若再實行緊縮政策，很可能會造成經濟更加蕭條，驅使更多的貧苦農民和工人支持共黨游擊隊，造成社會更大動亂。¹⁷因此，無論是執政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或是兩個左翼政黨候選人，都一致猛烈抨擊瓦加斯的經濟政策具有危險性，可能為秘魯經濟帶來更大災難。¹⁸因為只有富有的人支持瓦加斯的論調，而多數貧苦大眾更認為他只是為了資產階級之利益著想，所以他的訴求不被大多數選民認同。

(二) 藤森走向窮人路線成功：在這次角逐總統選舉中，其他候選人都缺乏吸引人的政綱，特別是執政黨「美洲革命同盟」

註¹³ *le Monde*, July 5, 1990, p. 7.

註¹⁴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 Andean Group*, May 24, 1990, p. 4.

註¹⁵ *Ibid.*

註¹⁶ 星島日報，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二日，頁二。

註¹⁷ 同註¹⁵。

註¹⁸ *le Monde*, Apl. 4, 1990, pp. 1-7.

候選人阿爾瓦無法攔除賈西亞政府各項政策失敗的陰影。而共黨游擊隊的恐怖活動，仍使大多數選民心存恐懼，不願把選票投給左派候選人。因為執政黨和左翼政黨在第二回台選舉中，都堅定不支持右翼民主聯盟的瓦加斯，轉而支持藤森競選，造成藤森後來居上。^⑩

藤森在競選中，主張充分恢復民間經濟活力，協調勞資關係，整飭官吏貪污，逐步開發農業及石油資源，提高人民生活，以適應一九九〇年代的改革潮流。雖然他的經濟政策始終大談目標，而未說明實際措施，但是他以獨立的技術人才，而非傳統型政客的清新形象競選，在安第斯貧民區奔走拉票，此點與富人支持的瓦加斯大相逕庭。所以藤森是以走窮人的路線，以照顧貧民為訴求，而獲得一向被白人壓制的印第安人熱烈支持。^⑪這應該是藤森獲勝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日本經濟力量產生的政治影響：日本已是當今世界上的富國，加上日本移民在拉丁美洲的擴張，日裔創業蒸蒸日上，秘魯人民殷切期望日本能幫助他們解決經濟問題。藤森亦就是掌握了秘魯人民這種心理，在他競選期間宣稱，如果他當選總統，將關係到日本對秘魯的擴大經濟援助。^⑫無疑地，這使得秘魯人民把希望寄托在藤森身上，期盼他能在秘魯創造如日本的經濟奇蹟。

叁、日裔總統藤森面對的難題

在美國，日裔當選國會議員或州長已不再是新聞，因為日裔在美國政壇早已嶄露頭角。但是在南美洲出現第一位日裔總統，總會使人感到意外而驚奇。所以日裔藤森當選秘魯總統不但轟動了南美洲，亦轟動了日本。而藤森當選秘魯總統最主要的意義，乃是秘魯人民急於尋求一種方法來挽救已經支離破碎的國家。藤森在總統就職演說中，矢言重整秘魯經濟、掃除毒品和消除共黨游擊隊。但是藤森當選秘魯總統是好是壞，目前尚難定論，以及他如何治理這個已經失去了方向的國家，亦仍待日後觀察。現在僅就他面臨的非一朝一夕即可解決的三大難題：共黨游擊隊、毒品泛濫以及日裔地位與種族衝突等問題作較深入的剖析：

一、共黨游擊隊問題：秘魯共黨武裝顛覆與貧苦的印第安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共黨游擊隊起源於農民暴亂，擴大於經

註⑩ *le Monde*, Jun 12, 1990, p. 6.

註⑪ *Ibid.*

註⑫ 聯合報，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三日，國際版。

濟與社會問題的惡化，在經過政府軍的壓制，最後形成一個主張發動「人民戰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武裝革命組織。②此一「毛澤東主義」路線、號稱「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的共黨游擊隊，是以反對美國資本主義、破壞民主政治，以不接受任何外力援助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暴力路線。③雖然這支約五千人的共黨游擊隊，其實力尚不足以奪取政權，但是他們的策略是製造恐怖、破壞選舉，挑起軍事政變，而讓軍人結怨於民，使更多民衆投入游擊隊。多年來它們不斷攻擊地方政府、警局、教會以及在城市中製造暴亂，造成歷屆選舉都是在恐怖與暴亂中進行。近年他們在瓦揚卡上游河谷(Upper Huallaga Valley)建立新的基地，制定各種法律、保護毒品生產和運銷，從中收取稅金，聲勢更爲壯大。④一九八九年即有三千人死於社會暴亂，有大約百名警察、官員和法官被暗殺。⑤此次大選前夕，政府曾動用了八萬名軍警對全國實行警戒，但共黨游擊隊的暴行仍造成廿八人喪生，四十四人受傷。十年來，共黨游擊隊的武裝鬭爭，已造成兩萬人喪生，其所造成財產上的損失已超出一百六十億美元，比一八七九年「太平洋戰爭」還要慘重。⑥所以共黨游擊隊一日不消除，即無法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經濟重建亦無法進行。如何消弭共黨游擊隊是藤森面臨的最大難題。

二、毒品泛濫與掃毒問題：農業一直是秘魯的經濟基礎，太平洋沿岸一帶土地肥沃，非常適宜種植蔗糖、棉花、稻穀等農作物。但是却因爲土地集中、種作技術低落、土地開發不足而阻礙了農業的發展。⑦從一九六九年以來，歷屆政府亦亟謀土地改革，但在最近十年當中，秘魯經過了三次土地改革；從封建大地主制走向農業合作社，然後又從農業合作社恢復到個人擁有土地，土地改革措施反覆無常，迄今土地改革已完全失敗；以往的大地主已經消失，但是後來的小地主又變成新的大地主。⑧尤其是在賈西亞總統時期，他從一九八五年起就試圖改正土地改革的缺失，制定新的土地改革政策，但因爲經濟危機，而使得此一計畫一直停留在紙上作業。相反地，一九八六年農業生產降低了三三%，是拉丁美洲農業生產最低低的國家。因爲糧食生產已不能滿足國內需求，一九八九年第一季即進口了五億美元的糧食。⑨

註① *le Monde*, Sept. 19, 1989, p. 19.

註② Sandra Woy-Hazleton and William A. Hazleton, Sendero Luminoso and the Future of Peruvian Democrac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2, No. 2, Apl, 1990, pp. 21-24.

註③ *Ibid.*, pp. 26-27.

註④ *le Monde*, Jun 6, 1990, p. 8.

註⑤ *Ibid.*

註⑥ *le Monde*, Sept. 19, 1989, p. 19.

註⑦ *Ibid.*

註⑧ *Ibid.*

農業生產衰退，農民生活日益困苦，又製造了兩個新的問題；其一是迫使大量貧苦的農民湧向城市，造成全國三分之二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十二年間，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城市人口擁擠，有四分之三人口是半失業狀態，又造成新的貧窮與城市社會問題。^②其二是以往秘魯的蔗糖生產一直佔出口大宗，但是農民爲了獲得更高的利潤，而紛紛改種古柯鹼，而造成秘魯毒品泛濫。據保守的估計，當前秘魯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在種植毒品。^③

秘魯農民之所以大量種植古柯鹼，主因是美國和歐洲對古柯鹼有大量需求。種植古柯鹼已成爲秘魯亞馬遜河一帶最重要的農產品。特別是在瓦揚卡上游河谷已形成大規模的產毒區，古柯鹼種植面積迅速擴張，並設置地下工廠，將古柯鹼葉加工，然後將這些半製成品運至哥倫比亞，再加工製成古柯鹼粉，銷往美國。美國人吸食的古柯鹼百分之七十是來自秘魯。秘魯古柯鹼的輸出，每年平均約達十億美元。

秘魯政府曾試圖遏止古柯鹼種植的擴張，却毫無成效。因爲共黨游擊隊經常保護這些毒品生產，使農民和哥倫比亞買主得以順利交易。且這些種植古柯鹼的地區多由共黨游擊隊控制，保護這些農民免於政府掃毒的波及，而受到大多數農民的支持。美國爲了防制秘魯毒品侵蝕美國社會，曾向買西亞政府提出聯合掃毒計畫。可是一九八六年美國派遣特種部隊進入玻利維亞掃毒，曾引起秘魯的激烈反應，唯恐美國藉機干預內政，而一直拒絕美國派兵。一九九〇年二月十六日，美國、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及秘魯四國在哥倫比亞卡塔赫奴市（Cartagene）召開高峯會議，討論聯合掃毒時，秘魯仍不贊成美國派遣部隊參與掃毒行動。藤森在此次競選期間，已表明將不接受美國在掃毒方面過分的軍事介入，未來如果他訪問美國，主要目的是要求美國能提供經濟援助。^④雖然秘魯軍方希望能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和軍事裝備，但是他們不願意因爲美國軍事介入而激起更多農民走向共黨游擊隊。^⑤秘魯掃毒問題複雜，不僅關係到毒品泛濫，亦關係到美、秘雙邊關係。如何解決毒品泛濫問題，亦是藤森面臨的一大難題。

三、日裔的地位與種族衝突問題：早在十九世紀末期，日本已向外大量移民。從一八六九年日本已有海外移民政策，其目標是夏威夷、加里福尼亞、墨西哥及加拿大。一直到一八九九年才開始向秘魯移民。一九二三年有大批來自沖繩島的日本移民到達秘魯，逐漸的日裔在秘魯的社會力量已超出中國及義大利的移民社會。在秘魯的日本移民通常都在婚姻上保持日本人的血統，維繫與日本的親族關係，並受到日本政府移民政策的保護，可獲得日本企業家的資金，以致他們的事業蒸蒸日上。

註②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 1990, pp. 24-25.

註③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July 5, 1990, p. 1.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從小農、小商而發展成大農場和大的商業活動，並創辦自己的學校。在當時秘魯人民對日本移民的印象，仍把日本移民看成是受日本統治的日本人。^②

一九三〇年，日本移民的商賈、專家已進入秘魯的經濟部門；特別是對棉花、毛和礦產的輸出，已具有競爭的力量。因為日本當時急需要秘魯的各項原料，日本移民已在日本政策的引導下，控制了秘魯八〇%的棉花生產，以及各種重要的礦產。因此，一九三一年一月，曾引起秘魯人民的反日運動，秘魯暴民攻擊日裔住宅和店舖，大肆劫掠。^③此時日本政府已開始有計畫的向巴西移民。日本對巴西和秘魯移民政策之最大不同，乃是巴西的日本移民大都從事園藝，而秘魯的移民則享受很多商業上的特權；特別是日本以供應武器來換取一些具有特權的合同，如鐵、棉花、鳥糞、無烟煤、毛及糖等的輸出，亦因此當時的秘魯政府對日本移民的請求特別包容。使日本在其特權外交掩護下，派遣更多技術人員、科學及軍事人員到秘魯、巴西、阿根廷等國探勘各種礦藏。

在一九三五年間，日本在秘魯已有殖民的意圖。特別是日本有意取得秘魯北部的加拉巴哥羣島(Galapagos)，以便與美國衝突時，作為攻擊巴拿馬運河的軍事基地。^④當時曾引起美國的警惕。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因為日本移民的特權，再度激發秘魯人民反日暴亂，而當時日本在拉丁美洲的外交官正在發動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其目標即是以巴西的棉花、玻利維亞的礦產、阿根廷的肉類、小麥來換取日本的紙類和化學製品。至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秘魯對日宣戰，秘魯已禁止礦產輸往日本，關閉日本的學校，禁止日裔資金流轉、有些日裔財產遭到沒收，並大量驅逐日本移民。^⑤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九四九年美國已促使日本經濟復甦，秘魯和日本締結新的經濟協定，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日本購買秘魯的棉花和糖，而秘魯進口日本的水泥、鋼鐵和電子裝備。一九五一年兩國簽訂和平條約，兩國關係經由美國從中協調而走向正常化。惟兩國之間仍有一些棘手的問題如移民問題和貿易平衡問題一時仍無法解決，因為秘魯基於以往的經驗，不准許日本政府建立一個向秘魯移民的政策，更不准許日本人自由來往於日本與秘魯之間。所以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七〇年間，日本到秘魯的移民只有七百多人，而到巴西的日本移民則大量增加，約有五萬多人。^⑥在貿易方面，兩國新的貿易協定，規定必須要維持平衡，特別是在有利於秘魯的情況下，才准許礦產輸往日本。

註②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 1990, p. 25.

註③ *Ibid.*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註⑥ *Ibid.*

近年日本在有計畫的大規模的向外移民政策之下，拉丁美洲已成為一個重要目標。當前在巴西的日本移民已超出百萬人，在秘魯的移民約佔秘魯人口的百分之十。因為日本對拉丁美洲移民計畫周詳，且在拉丁美洲的經濟拓展，日裔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日益升高。當前在秘魯，日本是第二大投資國，僅次於美國。日本很多大企業投資在秘魯礦產與石油的開發。近年日本避免冒著秘魯國有化的危險，多以和秘魯投資合作開發秘魯的礦藏。日本政府雖仍參與規劃及配合提供各項移民所需，但已不再強調和母國的聯繫，而要求移民逕自移入當地社會，尋求政治及社會地位的認同。雖然對大多數日本移民而言，秘魯已經是他們唯一的祖國，日本移民在秘魯不再受到排斥，但是在此次大選期間，仍有少數種族主義份子採取敵視日本移民的行動。有些日裔在街上受到侮辱，被禁止進入高級餐廳，並有日裔家居受到石頭的襲擊，有些私營電視臺重播那些描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不光彩的歷史電影。甚而還有人揮舞標語，「秘魯是秘魯人的秘魯，不要日本人統治秘魯」。但是相反的，亦因為右派民主同盟候選人瓦加斯，在競選期間代表白人種族和階級的色彩，而使得許多反對白人的選票轉向藤森，特別是印第安人。這都證明秘魯這個國家仍存在著種族的偏見。因此，秘魯的日本移民都很擔心，如果藤森治理秘魯失敗，則日裔辛苦建立的良好形象即會破壞，今天只是少數人反對日裔，到那時候即會引起全秘魯的排日行動。所以藤森當選之後，最重要的課題即是希望能獲得日本的援助，解決秘魯經濟困難。他在總統就職前，七月一日首途出國訪問日本，他已獲得日本首相海部俊樹的承諾，日本將派遣經濟技術團和顧問團前往秘魯襄助經濟重建，並決定派遣政府調查團以及民間財經團體赴秘魯考察，以便日後提出對秘魯經濟援助方案。

事實上，從一九七〇年代，隨著美國私人投資的減少，日本、西歐、蘇聯都要取代美國，使以往美國通過私人企業維持美國外交優勢的因素已經消失。^⑨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與日本關係快速發展，日本已把拉丁美洲三百六十億美元的外債轉為直接投資。一九八七年四月，日本宣佈在三年期間撥款三億美元用作向拉丁美洲提供發展貸款。日裔藤森當選秘魯總統，可說是日本的經濟力量已在拉丁美洲產生政治影響。如果日本能使秘魯的經濟起死回生，則不僅會提高日本移民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日本對整個拉丁美洲的政治影響力亦將會提升。

肆、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展望

自一九六〇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普遍面臨共黨動亂，因而很多國家政治不能穩定，不斷爆發軍事政變。在過去廿年間，

⑨ Jose Silva-Michelena, *Latin America, Peace,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Crisis*,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London, 1988, pp. 89-98.

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人一直擔任維護國家安全與領導國家政治的責任。^①但是軍人領導國家政治經常造成對外衝突；如一九六九年宏都拉斯與薩爾瓦多戰爭、一九八二年阿根廷與英國福克蘭戰爭、一九七八年阿根廷與智利對貝格爾水道 (Beagle Channel) 的衝突等等，都是軍人執政的傑作。特別是阿根廷在福克蘭戰爭中戰敗以後，軍人已成代罪羔羊，影響拉丁美洲國家軍人地位一落千丈。因為軍事政府經常違反人權，不得人心，隨著民主運動的澎湃，大多數國家的軍人相繼把政權交給民選的文人總統。於是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秘魯、烏拉圭及智利，以及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等國家均先後舉行大選，恢復民選政府，拉丁美洲國家已普遍走向民主政治。

可是當前拉丁美洲國家大都和秘魯一樣，面臨外債的重壓、急速的通貨膨脹、高度的失業率，普遍陷入無法自拔的經濟危機。一九八二年拉丁美洲的外債是三千三百億美元，一九八七年是四千一百億美元，至一九八八年拉丁美洲的外債已達四千二百六十億美元。一九八九年因國際間利率上升，外債又增加到四千四百億美元。在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七年間，拉丁美洲國家即支付了所欠外債一千四百億美元的利息。拉丁美洲國家在外債重壓下，又難獲得國際間支援，財政日益惡化，其所引起的通貨膨脹，除智利和墨西哥的通貨膨脹率較低之外，有十五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均超過百分之百，其中巴西、阿根廷及秘魯更高達百分之三十三以上。外債和通貨膨脹問題無法解決，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即很難成長。一九八九年拉丁美洲的經濟成長率是零。而一般國民生活水準已降低到一九六〇年代的水準。貧窮人口不斷增加，在拉丁美洲三億七千萬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赤貧。失業率更為嚴重，當前拉丁美洲的失業率約達四八%。在鄉村勞工更供過於求，且由於急速的通貨膨脹和政府採行緊縮措施，勞工的薪資幾乎減少了一半。最嚴重的是拉丁美洲的農村人口大量湧向城市，城市人口從一九六〇年代佔總人口的五〇%，增加到一九八〇年代的六三%，造成城市人口擁擠，社會問題更加嚴重。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大都想從原本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立刻成為工業化國家，結果經濟發展不能均衡，使財富更為集中，隨之社會問題更加惡化。無論是農村中的農民、城市中的勞工以及印第安土著，他們都不能再忍受長期苦難的環境，而羣起反抗。遂各地動亂迭起；示威、罷工和街頭暴亂，很多國家出現不同程度的社會緊張。一九八九年二月廿六日，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爆發羣衆暴亂，搶劫商店，造成二四六人喪生，一千八百六十三人受傷。這是卅年來委內瑞拉民主政治首次受到威脅。而南美洲的哥倫比亞、秘魯、厄瓜多、智利以及中美洲的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及宏都拉斯等很多國家仍面臨臨危的暴力顛覆。^②顯然，拉丁美洲普遍存在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日趨惡化時，貧苦大眾更容易利用各種危機創造新的革命風潮。^③所以當今很多拉丁美洲國家和秘魯一樣，已陷入困境的民選政府都無力解除經濟危機，幾乎都處在一個徬徨困擾的時期裏，使此一地區已經非常脆弱的民主政治更蒙上一層陰影。

註① Gabriel Marcella, "The New Challenges Facing the Latin American Military,"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32, No. 1, Spring 1990, pp. 45-51.
註② *Ibid.*, pp. 52-53.
註③ *Ibid.*